

随笔

## 绿搪瓷

王祥夫

我的家,不知道究竟搬了多少次,需要细细地想才会想清楚。还有,我记不清我的出生地,我的兄长告诉过我几次我还是记不清,我更记不清我小时候都在哪里住过。但有一件事总还记着,就是我们曾经住过的那个院子是座小庙,夜里能听到诵经声和敲击木鱼的声音。

最让人心烦的事莫过于搬家,什么该留什么不该留?但到了最后总是一件一件的东西被丢出去,显出主人的另一种薄情,平时片刻都离不开的东西一下子就被扔掉了,其实那些被扔掉的东西每一件都有故事。比如我家的一张很矮的圆桌。小时候我记着它是被漆成了蛋黄色,这种颜色像是能够勾起人们的食欲,直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这种颜色。那次搬家,是已经把东西全部从旧家搬到了新家,而母亲却忽然想起了什么,她像是丢了什么东西,左找右找,我看得出她是在找东西。我问她找什么?她说那个绿搪瓷缸子呢?她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是母亲的那个老刷牙缸,我已经给母亲换了一个更好

的刷牙缸,我就对母亲说那个太旧了,我已经把它扔掉了。母亲马上就急了,要我回去找,我要是不回去找她就马上回去找。

因为刚刚丢掉,又因为那个绿搪瓷缸子实在是太不起眼,我一下子就把它找到了,也想起了不少事情。这是部队战士们用的那种搪瓷缸,外边是一层绿搪瓷,里边是白的,口沿又是一圈儿蓝。因为它用的时间太久了,口沿上的搪瓷已经磕掉了不少。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的兄长当兵时用过的一个缸子,我的兄长那時候在青海当铁道兵,那边天也很冷。他复员回来,这个绿色的搪瓷缸子就出现在了我们的家里,父亲后来用它刷牙,父亲用它刷牙的时候我的兄长已经因病离开了我们,我记得父亲用它刷牙,每次刷完牙都要用湿手巾把它擦干净。再后来,父亲也离开了我们。父亲离开我们之后,不知怎么,我发现母亲开始使用这个绿色的搪瓷缸。母亲那时候已经是满口的假牙,母亲会把假牙放在这个绿搪瓷缸子里“咯唧咯唧”地涮涮洗洗。我们是用牙刷放在嘴里

刷牙,母亲是把牙刷放在这个绿搪瓷缸子里刷她的假牙。每天洗脸刷牙完毕她都会用湿毛巾再把缸子擦一擦。这动作让我想起父亲。之后,又过了几年,母亲也离开了我们。而我又搬了一次家,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家。

这次搬家,我特意把这个绿搪瓷缸放在一个小口袋里带到了新家。它现在就待在我阁楼上的洗漱间里,我不舍得再用它,它静静地待在那里,我虽不用它来刷牙,但我经常能看到它,当我看到它,就像是又看到了父亲在用它刷牙,每看到它,就像是又看到了母亲也在那里用它刷牙,但我面对这只绿搪瓷缸的时候总是想不起我的兄长是怎样用它来刷牙?因为我没见过,虽然我知道这只缸子是兄长从青海那边带回来的,他当年也一定是用它来刷牙,但我没见过。这只绿搪瓷缸,现在还静静地待在那里,我不再用它,但每看到它,我就像是又看到了父亲在用它刷牙,每看到它,就像是又看到了母亲在那里用它刷牙……

回味

## 有一件美好的小事叫看球

潘采夫

小时候,村里没有电视,孩子们夜里所有的娱乐,都在月亮和星光之下玩捉迷藏的游戏,大人们在灯下纺花拉呱或者在炕头盘桓。大概在我五六岁时,一个炸雷般的消息在村子上空回荡,村西边的油田人家有电视,而且是彩色电视。我们大着胆子蹭到职工宿舍,被人家热情邀请进去。

我10岁的时候离开村子,随父亲进了城,最初几年依然没有电视可看,错过了1990年世界杯。家里终于买了彩色电视,那是我们家唯一值钱的财产。1992年欧洲杯是我第一次看世界大赛,韩乔生老师的声音嘎嘣脆,他念出了那句著名的台词:“丹麦人最后赴宴,却捧走了所有的蛋糕。”我的看球初体验就遭遇了最美的童话,这让我一见足球误终身。我最爱的“荷兰三剑客”已经逐渐归隐,博格坎普、温格、亨利正走在去阿森纳的路上。到了1994年世界杯,我高二,一个本该头悬梁锥刺骨的年份,却成了我足球的饕餮之夜,一路陪伴巴乔从小组打到底,看着贝贝托跑向场边跳起了摇篮舞,看着马拉多纳率领阿根廷队所向披靡却被逐出世界杯。巴乔决赛在球门前落寞的身影,那个时刻奠定了我一生的审美,足球不是由奖杯铸就的,它是由一些最美的时刻所建构,可以是最伟大的表演、最悲伤的时分、最感人的镜头和最传奇的故事,而奖杯置于他们之下。1994年世界杯、甲A首届联赛、1995年美洲杯,中国足球全面普及的黄金时代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到来。我们一中尘土飞扬的操场上,每天放学必有至少200个孩子在吃土。当时所有孩子都以加入足球队为荣。

大学四年,我几乎没看过电视,那个年月跟爸妈打电话都得去IC卡电话亭。说来神奇,一场阿森纳的比赛没看,我竟然成了阿森纳的铁杆球迷,谢谢《体坛周报》《足球》,报道英超的记者绝对是文学青年,写阿森纳水银泻地般的进攻再一次掀翻曼联。写博格坎普妙到毫巅的停球,亨利仿佛滑翔于球场之上,说儒雅的温格在球场上皱起了眉头。2010年世界杯的



赵薇绘

时候,女儿已上小学,我在学校旁边租房,为了不吵醒女儿,我把客厅的电视声音开到最小,灯也不敢开,每当一个进球来袭,我的手在黑暗中狂舞,为了不让自己的怒吼发出声音,只好咬着衣角,分不清是呼吸还是呻吟。看球会饿,只能找到闺女吃的虾片,这虾片儿嚼上去声音太响了,我就放在嘴里,把它慢慢含化。决赛是我们六个朋友一块看的,在一家驴友餐厅,大屏幕看着伊涅斯塔打进决定性进球,那成了我们逢酒必回味的场景之一。

看球的条件越来越好了,2014年夏天,在北京西三环一个路边等人,我们坐在啤酒花园,面前是巨大的屏幕,目睹了巴西队被德国队大屠杀,巴西小朋友在看台上哭泣,大卫路易斯在球场上痛哭。这届世界杯,在家守着电视看,嫌吵的时候用电脑看,下楼河边散步就举着手机一路前行,从来没这么富足过,但年轻时看世界杯的幸福,也逐渐远去。

有一件美好的小事叫看球,谢谢足球,为我循规蹈矩的人生增添了太多乐趣,甚至在某些时间段,成为我的信仰。每想到此,感激无言。

苹果是个好东西,向人体输送营养,在修辞学上也占一席之地。

小时候,我们村满共只有两株苹果树。一株“国光”,结下的果子个头小、口感差、皮却是牛厚,一口咬下去,牙齿打个滑,“牛皮”无损。另一株倒是又大又甜,可惜每年挂不住多少果子,长在敞锅爷家的院里,四周用荆棘围护着。敞锅爷跟我父亲要好,那年秋后来串门,破旧的草帽壳里兜着三个苹果。这爷姓李,三兄弟中的老小,因为穷,娶下的女人身体不大利练,婚后生了一个女孩,也是多病,最终还是没保住。没过几年女人也死了,留下他和老父亲,两个光棍将就过日子。敞锅爷面恶嘴冷、性子极戾,见到他,村里的恶狗都吊着尾巴溜边走,牙都不敢呲一下,更不敢大声喧哗,我自小怕狗,所以视他为奇人。也是个热闹人,大到白胡子,小到开裆裤,跟谁都没大没小的说笑,生产队集体出工,喊一声“敞锅叔”没有应,地里的气氛都会变凉。

三个苹果,我分得一个大的,两个小的归大妹,爸妈不爱吃。大妹嘴馋,两个苹果几天后就看不见了,然后我俩再分大的。啥味道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苹果这东西,咱小时候也是吃过的。还记下了喜欢孩子的敞锅爷和那神奇的敞锅草。

苹果娇气,不像桃和杏,平地坡地都不挑,更不比枣树核桃树,沟里也能长。对塬上百姓而言,把世世代代的麦地玉米地统统栽上苹果树,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理念革新。土地刚下户那些年,大伙竞争攀比的核心指标是谁家攒下多少粮食。

最近突然忆起当年未曾留意过的一个细节,上大学或是刚毕业吧,总之上世纪90年代初,每次

回老家都会发现柴垛子上多出几捆树枝子,直溜溜的,不像平时烧的槐树枝那么张牙舞爪,所以一眼就能看出异常。问父亲,说是上面发的果树苗,家家都有,“哪个栽它,都烧火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猜逻辑关系是这样的:梦想变成现实,新现实里长出新梦想。有人承包了大队的公地,栽了一园苹果,亩产一千大几百斤,一斤两块多钱,十几亩地打下的麦子都值不了这些钱!于是心眼活泛的人坐不住了,起而行之,成为典型。典型引路,没几年塬上麦地都成了果园。从前是把酒话桑麻,现在打照面,总少不了一句“今年果子咋说”。

谭坪塬到壶口,直线距离不过十几公里。果商大车小车载了,有时就用“吉县苹果”的纸箱子包装,吉县人自己都吃不出两样——同样的黄河边,同样的气候和海拔,同样的土质、光照和生长期,谭坪塬上的苹果会更好,因为化肥农药得花钱买,用农家肥的话,只要舍得吃苦就行。

当时乡宁县十几个公社,没有煤矿的大概只有谭坪。但一举成名的苹果,却带领塬上父老不见了,然后我俩再分大的。啥味道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苹果这东西,咱小时候也是吃过的。还记下了喜欢孩子的敞锅爷和那神奇的敞锅草。

苹果娇气,不像桃和杏,平地坡地都不挑,更不比枣树核桃树,沟里也能长。对塬上百姓而言,把世世代代的麦地玉米地统统栽上苹果树,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理念革新。土地刚下户那些年,大伙竞争攀比的核心指标是谁家攒下多少粮食。

最近突然忆起当年未曾留意过的一个细节,上大学或是刚毕业吧,总之上世纪90年代初,每次

乡恋

## 草帽壳里,那三个苹果

乔傲龙

历史

称帝的只是上帝的简称,而“皇”字不过是用以形容人王和天帝的美盛,绝不是可以用来作人王和天帝职位的名称。到战国以末,帝的意义有些变了,也可以作人王的称谓了。自战国的帝制运动而“帝”化为人,于是将“皇”字来代替上帝。过了不久到战国之末,不知为什么又化为了人。至于五帝,普通是指“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但这也是很后的分配法,当初乃是天上的青、黄、赤(炎)、黑、白五帝。在唐代祭祀前代帝王的祀典里,就有三皇的位分了。到了元代,在异民族的统治之下,三皇也变了性质。祀三皇的典礼,由医师主办,而配享的又是十大名医,三皇似乎只是医

药之祖了……因此我们知道元成宗元贞年间,令天下郡县通祀三皇,而以医师主之。而民间最容易崇拜偶像,况且以三皇的大圣而兼任先医,有了一班病民作拥护者,他们的香火是不会冷落的了。现在我们看各地方的地方志,差不多每府县里都有三皇庙,而全是祀作先医的。总之,三皇五帝的史实是少极了的,仅可以说是神话。至于三皇为医流的祖师,那是元代皇帝杜撰的事实,我们更不必相信。不过,三皇从至高无上的统治阶级,跌成了自由职业者,也算冷落得尽致了。

“大禹是神不是人”“大禹治水在那个时代不可能”“禹与夏没有发生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禹是否

作家出版社

2

苏华著



《大禹禹都》

由后世儒人编造出来的?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夏这个朝代?禹都在哪里?夏墟在哪儿?引发了持续百年的论争和探寻。

顾颉刚无疑是一个天才的史学家,也是在国际史学界最被认可的中国历史学家,研究其治学方法的专业论著至今未减。

山西经济出版社

67

王宏伟编著



《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煤矿工人把脏、苦、累留给自己,把光、热、笑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工人阶级的红色战歌

咱们工人有力量,

咳!

咱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咳!

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

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变呀么变了样!

哎咳!

发动了机器轰隆隆地响,

举起了铁锤响叮当!

造成了犁锄好生产,

造成了枪炮送前方!

哎咳哎咳哎咳!

咱们的脸上发红光,

咱们的汗珠往下淌!

为什么?

为了求解放!

为什么?

为了求解放!

哎!

咳!

咳!

为了咱全中国彻底解放!

据音乐专家分析:歌曲采用二部性的结构,前一个段落以坚定有力的切分节奏、一唱众和的豪

迈音调和连续上行模进的乐句,刻画了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豪迈气派;后一个段落节奏紧凑,出现了欢快的劳动呼号,并以反复多次的短小乐汇,把歌曲推向最高潮,表现了热烈的劳动场面。具有强烈斗争性与彻底革命性的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的脊梁,是谋求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最坚定的生力军。

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必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阶级。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正集中体现了上述鲜明的主题思想。

1947年初夏,音乐家马可可在东北解放区的一个文工团里工

文艺

连载